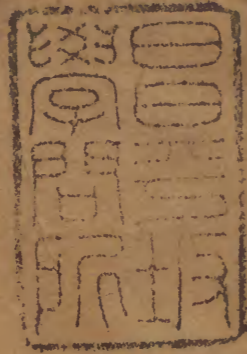


戰國策全本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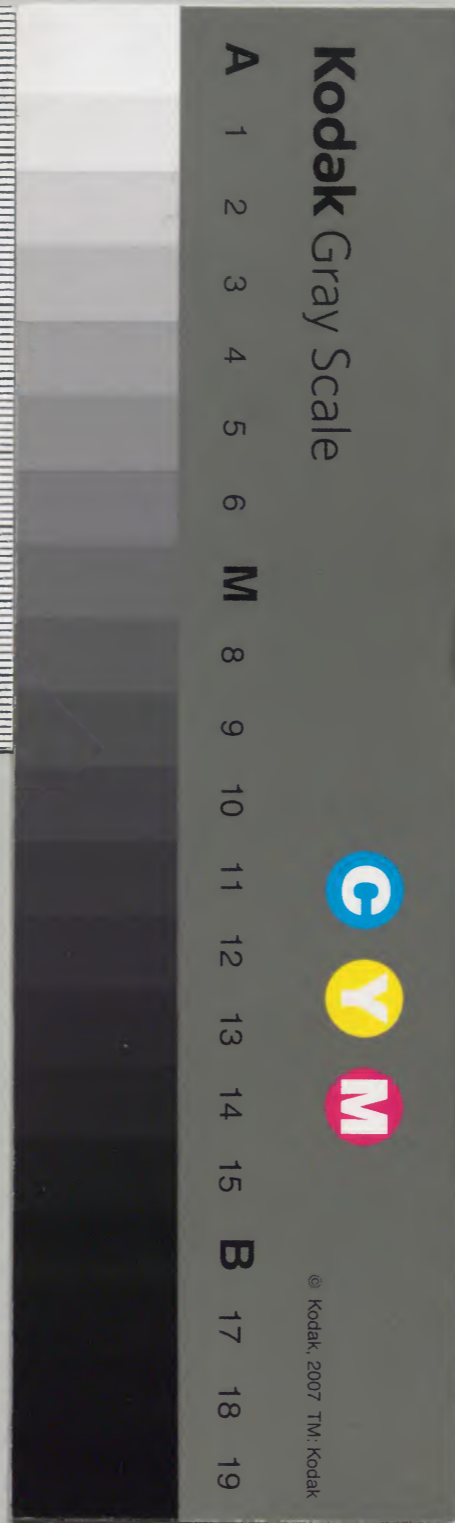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八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45
冊數	8 (5)	
函號	286	140

九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國策全本目次

卷之六

趙

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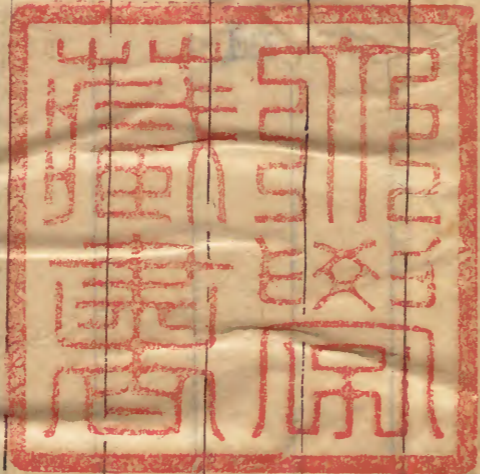
三晉滅智伯

却疵策韓魏必反

張孟談去趙全趙

豫讓報智伯氏

烈侯



國策

目次

趙利策假魏道

肅侯

蘇秦以合從說趙

蘇秦使秦反趙

武靈王

樂毅策攻齊

張儀以連橫說趙

冷向策拘其茂

武靈胡服

武靈使周紹為傅

王讓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為騎邑

趙敗齊楚之和

趙請秦相魏冉

說趙合韓魏

為富丁說主父

策趙以地資周最

惠文王

策歸中山地以逼外

腹擊鉅室

蘇子說李光

田文遣武城吏

齊人策說魏事齊

策齊說奉陽君

客說奉陽君定封

蘇代說奉陽君

蘇厲說趙王

趙背秦焦黎牛狐

鄭同以兵說趙王

樓緩要王信已

趙奢料安平君

田趙論兵

孝成王

觸讐策質長安君

馮亭嫁禍於趙

虞卿論講秦不可

樓緩虞卿論講秦

魯仲連不帝秦

公孫龍勸辭封

諒毅通使於秦

茅舉為姚賈解疑

或論從有功無功

或為文信說趙相

虞卿論從

馮忌諫攻燕

平原君說平陽君

或說張相國重趙

魏牟說趙王

或說建信君

苦成常說建信君

希寫說建信君

魏尅說建信君

希卑論名兵

孝成不疑李伯

或說趙王重齊

齊明說貴趙莊

田駟策刺翟章

馮忌諫逐廬陵君

馮忌欲為趙深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悼襄王

泄鈞說遣春平侯

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

王翦賂郭開反間

六卷目次終

國策

目次

國策全本卷之六

宋解雲鮑 彪集解

元東陽吳師道參註

明雲間陳子龍合參

趙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勃海之東

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立三晉威智伯分其地

三晉滅智伯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滅之休數

國策

道

三晉滅智伯

年使人請地於韓康子欲勿與規諫曰

叔段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

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

他國他國不聽必卿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

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

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

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之

才臣也

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

君曰

案府庫

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

荻蒿苦楚廬之

國策

趙

三晉城智伯

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箇音窮。路即轅。

見鳥。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

善。雖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

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

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謂將降。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

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

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

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

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也。同。祖，厲少仁愛。我謀未遂而知則

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

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日既夜。遣入晉陽，張孟

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遇。

智過轅門之外。過一作果。智伯之族，晉語智宣子將以果為後。智

鑑取此典策先後不同。轅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

何如？君智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

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

三日城智伯

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

變、憂其情、露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著言附旦暮

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

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

臣曰：段規。韓字補二謚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

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

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

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

去之決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

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

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前有○味又不疎漏○智氏盡滅，惟輔氏存。馬

通篇詞意雄偉，與楚策頃襄王獻地篇如出一手。陸穩

智伯之請地，狃於豚敵，其伐趙，狃於得地，要之不亡不止者，許

應元

段規之免患待時，趙葭之不欲先怒智伯，二策脫然利害，比於

國策 卷之五 三日成智伯

張孟談尤為未病之劑 穆文熙

孟談反問一國才智可謂過人而志矜行高乃為智過所識然
孟談又知智過疑之而請早擊智伯則兩人固敵手碁也天下
之策士何限趙氏用而智氏不用耳 又評

却疵策韓魏必反 趙策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 二國兵從之 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

却疵謂智伯曰 却疵晉人却刺黎反孫本作却說文後韓魏之君必

友矣智伯曰何以知之 作縑元和姓纂却已姓青陽氏之後 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 一本作夫 從韓魏之

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浸

者三板曰竈生盡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

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能察言觀色如猶 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

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

家雖愚 二元作三 不棄美利於前 愚下當 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

國策

趙

却疵策韓魏必反

四

六卷

國策 卷之六 蘇秦 六

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

當時而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

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確有明見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而辭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鮑彪曰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

臣之言質人以反夫人非狂昏癡情孰肯自承其反哉

却疵之智與智過相似察事機觀人情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不爽毫末惜乎智伯不能聽而反洩之有識者所以飄然遠去

也若却疵者君有過則諫得為國之忠諫不行則去得保身之

哲斯人其戰國之良哉。王整

智伯不納却疵之言而復以其言告韓魏茲其愚不數為人矣

却疵既以人事知韓魏之反狀又以瞻視知智伯之露語使齊

自免可謂策士之最奇者。穆文熙

却疵策韓魏必反

張孟談去趙全趙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發五霸乃稱簡之

塗以告襄子曰稱者舉其說也簡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國

猶武安之類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

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晉以六卿分國君權削也孟談損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功去權欲伸主威蓋繼宗國之失政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

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

在也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乎子何為

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

國策

趙

張孟談去趙全趙

六

六

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外紀
而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
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
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不使言不對曰死僂僂同張孟談曰左
司馬見使於國家左司馬失其名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行猶用也疑當作任吳謂左司馬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
事以其薦賢自張孟談便厚以便名此下著蓄者美之也便安厚
代故許其去張孟談便厚以便名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擢名
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張孟談便厚以便名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擢名
其名張孟談便厚以便名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擢名
明主之政也此美耕三年韓魏齊楚燕下文有楚無負親以謀趙
不應此義頓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藺子從見張孟談而
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而今諸
侯復來謀我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
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
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
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
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鮑彪曰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
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
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終始之際賢矣方之孟談

國策

趙

張孟談云趙全趙

六卷

猶一間也

孟談與襄子居圍城中三年。竟滅智氏。全趙氏。功烈無比。一旦
愴然決去。若脫屣然。豈非萬世人臣之高蹈者哉。留侯二疏。蓋
聞其風者。穆文熙

孟談有功而善處其功。有勢而善用其勢。出處去就。各得其所。
赤心為國。不計其利。為人之所不能為。古之君子。何以加此。世
之循情戀寵。患得患失。其有愧於斯人多矣。張洲
猛席在山。黎霍為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以無
士。如是夫。陸深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之孫豫讓

晉魏伯宗索士。疵州犁。得畢陽。及乘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寔疵州犁子。豫讓乃其孫。

義烈有自來矣。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
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澆其首為飲器。按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器。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澆器。
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脩其司馬子長用。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此語死作用。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錚同。刃。其端。刃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

國策

趙

豫讓報智伯氏

襄子○斯言有居人之度○矣

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屬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作行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

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

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夫亂君

臣之分者無此矣無字下忍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

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絀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

亦將以觀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

過橋下一本伏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

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

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

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襄

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

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

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

日之事。臣故伏誅。故固。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

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

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遂伏劍而死。死

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轍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

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耳。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怪而刪之與。

以豫子之賢。而智伯以國士遇之。然晉陽之圍。未見一籌則豫

子非國士也。徒刺客耳。穆文熙

豫讓始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效忠。行出於烈士人主

公孫杵臼存趙孤。而謂程嬰曰。吾為其易者。若為其難者。豫讓

亦曰。吾非從易。蓋從易者甚易。而從難者甚難。古人為義。非必

擇其難易。求乞愧於心而已。歸有光

豫讓報智伯氏 十一 六

烈侯 王十八年癸酉立

趙利策假魏道 趙烈侯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此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姚本彼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古出而示之不得已將知矣

利之也又注 劉年矣字

是時趙魏方睦中山則已疎矣趙若不假魏以道則魏必將怨趙是趙代中山受兵且趙魏兩國勢均中山雖亡固非趙之唇

齒也。許應元

肅侯侯名種元年顯王二十年壬申立

蘇秦以合從說趙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

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

然奉陽君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爲相。稱奉陽君。吳謂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

是以外賓客外。疏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此。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

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

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

齊秦為兩敵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其力斷絕人之

交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史作諧別

異陰陽而已矣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利穢殺狗馬

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

致封地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昆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

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

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則割河外河外同華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秦紀注亭名在灞陵吳謂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脩

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鹿於

魏之水經注年表赧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灞

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代云楚得軹而國亡則巴郡之軹

也則南陽動脩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

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音番

吾縣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常山蒲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

國策 趙 蘇秦以合從說趙 十四 六卷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舜。今曰云云。豈足信哉。故乘書。舜無立錫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注。義引韓子。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二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併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秦字補。今西面而事之。今字補。一本見破於秦。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

竽笙琴瑟之音。一本無。竽。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宮。此言美人之

國策 道 蘇秦以合從說趙 十五

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倅。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

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喝，元。作得。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

聞明主絕疑去詭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

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洹水，見秦策。通質。

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

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

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

因秦也。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為

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漳博關。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

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勃海。燕出銳師以佐之。

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儼秦。儼，元作擯。秦又無異義。

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

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

國策 趙 蘇秦以合從說趙 十六

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謂之送送者。送也。順也。補曰。璧純並見前策。

秦以揣摩之術。始行於趙。經八極。商度海內。盡展其生平。至以利誘之。于先以患恐之。於後為從親之說。陳白馬之盟。井井有法。使聽者心怡情逸。自樂從而厭也。張洲

觀說趙肅侯說則秦胸中計。登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董份

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忠。以奉陽君。不悅而為是言。奉陽當國。不允專擅。肅侯亦有患之之意。故端之而為此言。以啟其意。而開悟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息政厭事故。以此迎合其意。而開悟

之。正揣摩之術。安民之本。在于擇交。又此一段之綱。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為之攻。應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是絕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大王誠能聽臣。至為大王願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得交之利也。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意。蓋與齊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惕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太。兵衆國富。地險。誇其強也。趙所

患若韓魏不支而入秦。故當親韓魏以擯秦。自秦之所畏。至為大王患也。是明此意。以中言交不得之害也。臣聞以下至冥冥。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臣竊以下至同日而言之哉。所以言從之利。定擇交而得之意。夫橫人者而下。至願大王熟計之也。所以言橫之害。定擇交而不得之意。楊慎

蘇秦使秦反趙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

山。蓋低狂之有丙木焉。一蓋呼侶。呼侶謂招其徒一蓋發問其故。對曰。吾

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若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

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故固通事吾所苦夫鐵鉈然自入。鉈

作鉈下同。鉈言鐵之利。若鉈則鐵鉈也。義不合此。而出夫人者。鮑謂人謂木屑。自鐵言之。人疑謂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鉈者乎。無有言得無有

也。為臣之為元作謂此亦顯淳于滑稽之談。雖中有難解處。疑有缺誤。然儘足令人

尋味。許應元。

武靈王十四年丙申立
樂毅策破齊
趙武靈王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武靈王十四年丙申立

樂毅策破齊

趙武靈王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難趙。若其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地。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其地是取也。天下憎之。強。共。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昭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亡。蓋燕人不受也。

國策

趙

樂毅策破齊

十九

六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伐之必固交之。將欲存之必固
易之也。曰汝成

張儀以連橫說趙

張儀為秦連衡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

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言此者。大王收率天下以儔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不片王也。

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一本無。故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飭

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夫王

有意督過之也。督。視也。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為趙而。西舉巴蜀。拜漢

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遷鼎之。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

然而心忿恚。憤。秦首趙。為。憤。亦。故。儀。之。說。趙。獨。以。秦。也。所。御。者。忍。喝。之。舍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寡元作宣。敝元作。做。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

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也。熒。火光也。猶眩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

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說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一本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

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

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說見前章。告齊使與師渡

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國。驅。而軍於河外。謂河外。

滑州北。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

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元。莫如與

秦。過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割官

事。寡人居官。屬於師傳。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

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

願變心。為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趙。趨。而適聞使

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

蓋此十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

張儀以連橫說趙

也告之者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于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是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

說趙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遠秦為從者，趙也。趙為從盟之主，故言秦之忿憤，忿怒于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脇之於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怵之于後，故趙王惧而割地謝過也。

楊

冷向策拘井茂

井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強國不如令趙拘井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

東秦王欲得宜陽。武秦王不受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

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則二入用。

冷向之策拘茂，以與齊韓秦市得矣。但不知齊韓之地，秦固重寶，果得輻輳于趙否。

冷向策向井茂

國策 卷之六 十二 六

武靈王平晝閒居... 肥義侍坐曰... 肥義這相也... 餘並公...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錯質務明主之長... 錯猶... 有乎字...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錯質務明主之長... 錯猶... 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 無一本靜下... 動而有明... 古先世之功... 先而字補... 為人臣者窮有第長辭讓之節... 弟順... 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 今吾欲繼襄主之業放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 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 敵弱者... 謂朝翟...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

武靈王平晝閒居

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

肥義侍坐曰

肥義這相也餘並公族元和姓繁云肥義

趙資

王慮世事之變

權甲兵之用

念簡襄之迹

計胡狄之利

曾本利下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

君之道也

錯質務明主之長

錯猶

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

無一本靜下

動而有明

通有補

古先世之功

先而字補

為人臣者窮有第長辭讓之節

弟順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

今吾欲繼襄主之業放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

鄉而卒世不見也

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

敵弱者

謂朝翟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

國策

趙

武靈胡服

十三

六卷

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共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謂所

黎元俱馬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胡服今

除表裳也曾本改矣字作奈何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

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

苗苗格非因舜羽舜脩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

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

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夫可知也

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

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如字

行於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曾本

出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遂從政之經疑衍以

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私因貴戚者各不累故

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緇之叔請服焉公子成

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倭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工
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
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
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
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靖之曰夫服者所
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
常在水中也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三本作被史作翦越之民也
即漢東甌閩粵輿地志交趾周為屬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厓
儋耳謂之甌人是甌越文選三楚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即閩
越略越甌人黑齒雕題史法以草染齒為黑雕題鯁冠林縫鯁大
其皮為冠林綦織也言女大吳之國也大吳一禮服不同其便一
工之拙林即鉢字通借女大吳之國也大吳一禮服不同其便一
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
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
常法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
能同窮鄉多異異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於已
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

國策 卷之六 六

俗也。今吾國東有可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吳謂淮

南子。堯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瘧晉

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與齊中山同

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

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

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燕元作其。秦字多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涼

即高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送簡襄之意。

惡宴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

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一本聞。今欲繼簡襄之意

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

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

隱忠。君無蔽言。伏。蔽猶國之祿也。祿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

憂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

國策 趙 武靈胡服 十六

當猶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循元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貧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數也賤謂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戚有此兩者有元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讓作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滛，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

武靈胡服

○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沿○樂○俗○豈○必○循○哉○傳○曰○遇○其○變○使○民○

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禮世謂禮施於世

也禮字宜從商君傳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憂殷之衰也不易

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

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與無奇服不無奇行且謂此舉其

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類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方俗僻處

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

足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

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

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豈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

變古何救于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

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于輕重大

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

亂旧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詞藻爛然可補。然不足法也。人惟不善學之。故流為對偶之病。而文無氣矣。陸深

作十三大節。文最宕蕩。論學此。張居正

武靈王胡服騎射。其所北却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

原。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殂。至于兩立公子。分王其

地。遂亡沙丘之宮。悲夫。茅坤

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康海

靈土欲繼簡裘之志。富國強兵。豈無要道。乃必欲易服更制。用

夏變夷。始足以廣前人之業哉。不過以此言阻人之議。論使不

得不從耳

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必根襲者。初不全非。但所

以行是言者。悖耳。傳文策文。可以叅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句

奴。辨難之詞。類此。張居正又評

武靈之論。幾於悞。諫。顧其志意。信非尋常所可測。反覆開誨。語

語奪人。汪道昆

趙武靈夏胡服而強。魏孝文胡夏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

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寔報之以悖倫矣。王

世貞

武靈胡服

武靈胡服與漢高帝溺冠之意相同
張應登

武靈使周紹為傳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

武靈使周紹為傳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

者賤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壁問以禮遺

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即求忠且必于

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高忠

可以寫意寫猶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諺云諺元服難以勇治亂以智

事之計也立傳以行音去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

而不累供元訪義之行窮而不憂上言勇智為事之計指胡服言

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即上章行收在子信貴意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

國策

趙

武靈使周紹為子

三十

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踈，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從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寒。一作忠謁。一作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傳附猶辱。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補字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武○西○之○意○雖○自○有○指○然○是○古○今○訓○子○妙○義○醜○言○惡○事○也○學○言

知行義。蓋習問古語。猶紹之論立傳耳。方務胡服騎射。宜以誦習為困苦也。秦異人不習於誦。而王罷事君者順其意。不送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補所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大馬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史記匈奴傳：黃金貝帶。音趙武靈王貝帶。鷓冠而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鷓。貝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帶之。以傳王子。惠后吳姓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誦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胡服騎射，猶可說也。胡服以傳王子，非名也。古者王子生，使之

所見無非正者。奈何以胡服。二子之禍。基于是矣。許應元
周紹稱六才以辭傳。而卒受胡服。其義何居。張淵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也。應對而不怒。不送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子。惠父不子。送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送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送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反。王反不刑而教之。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也。

王讓趙燕後胡服。武靈之。言巧。謂巧。又辨慧。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也。應對而不怒。不送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子。惠父不子。送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送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送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親。身。犯。之。也。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反。王反不刑而教之。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也。令。善。也。

國策 趙 王讓趙燕後胡服

趙燕之後胡服。其中必有所見。及靈王以逆主責之。則默然順從而已。忠臣之事君。倘不若是也。張州

趙燕之後胡服。其中必有所見。及靈王以逆主責之。則默然順從而已。忠臣之事君。倘不若是也。張州

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屬。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

不變籍。猶令。吳謂固故通。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

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則玩而易之。便其

用者。易其難。此言本國械用。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

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此亦商君傳杜。今王破卒散

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

遠近易。用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覘於

時。時猶俗也。覘俗而。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國策 王破原陽為騎邑 十三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

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收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吳謂陰陽之宜

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

則若范蠡之所答越王者語見國語

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

循兵趙甲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言其因舊吳謂循行也言被

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吾國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

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

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之門此門今取胡踰九限

之固絕五陁之險太行山有九陁也

事記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此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

竹書紀年即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

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額插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

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顏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

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紹尾為飾漢官儀又各

鷄冠恩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牛贊之言誠是也惜乎靈王以辨昧之雖幸而成功不足取也

張洲

按武靈王胡服三章俱多排偶語漢鄒陽枚乘終軍之文似之

張居正

短兵相接殺傷相當故武靈專習騎射騎射虜之長技習騎射

王破原陽為

十四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則不得不胡服。但不當施於國中耳。羅洪先

魏

中贊之言始於魏部平靈王以將相之難幸而與也

山今之歸亦為靈王所陳也

魏以恩信歸魏林山也

書曰王中常於城黃金相中夜又

趙敗齊楚之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

五年明豈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

昧之訛耶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相宋赫元樓緩相秦楚

王合趙宋合元作禽楚與二國合齊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

主父連楚宋之交而敗齊楚之和其謫如是

同

道

趙敗齊楚之和

十五

主父與秦之交而相齊與之師其請也

王合諸侯以二回合亦以味平知

王父與秦之交而相齊與之師其請也

王合諸侯以二回合亦以味平知

王父與秦之交而相齊與之師其請也

趙請秦相魏冉

趙使仇赫之秦仇元作航下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宋突齊人

宋公索隱引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

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

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言仇却本

冉原自德之也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史趙人樓緩而

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

相魏冉為冉請相而為緩無急一言而取兩德其詐如是

國策 卷之六 說趙合韓魏 十一

夫以弱而攻強，其難矣。一言之出，而天下皆聽之。此其所以難也。夫以弱而攻強，其難矣。一言之出，而天下皆聽之。此其所以難也。夫以弱而攻強，其難矣。一言之出，而天下皆聽之。此其所以難也。

說趙合韓魏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明下而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有者善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兵，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闢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聞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闢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也。

國策 說趙合韓魏

十一

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忘元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

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已五年矣

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懷楚

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

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秦字故發使

之趙發元以燕餌趙言欲與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

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楚為一

東面而攻韓南無楚北無趙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

移於梁矣勞地云改安作案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擊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苟卿

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

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是強秦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

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其出銳師以成韓

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

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秦字必不

出楚王恐其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

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一本無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近

說趙合韓魏

秦伐之。成韓梁之西邊。成元作程。西元作惡。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鮑彪曰。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吁。惜哉。

吳師道曰。此策自割必深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陳軫不得已之計也。

又曰。愚考齊策。秦伐魏。陳軫合秦。譏懷王。武關之歲。在魏。五十六年。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譏懷王。武關之歲。在魏。五十六年。

詳見齊策

是策料事定謀。確而中。三晉合而弱秦。此山東百世之利也。三晉誠并力合謀。而弱秦。雖席狼之秦。其敢牧馬山東哉。其曰智不如禽。又曰食未飽而禍已及。豈非保趙之名言哉。信非陳軫不能。張洲

禽席之喻。言甚痛切。六國竟坐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穆文熙

論天下大勢。六國固當從親。以拒秦。論三晉之勢。則趙韓魏尤

宜相親。蓋其勢相附而受利害也。揚慎

廿九

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為富丁說主父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富丁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

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亦趙人不如以順齊

齊本欲伐今我不順齊伐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

魏告急於齊尊法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趙

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下

秦韓必聽秦違齊長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

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無不西日者樓

緩字法坐魏三月日者言昔日時欲離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三國本親

為富丁說主父

國策

四

六

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散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

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散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

未講元作御名搆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三國欲伐秦

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

取地也三國元作王國饒猶益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

猶去一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

地於秦中山也見齊策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地合齊魏今魏趙恐請效地於魏

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欬或者教之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秦

故言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

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

必惡之故二國不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魏王哀是輕

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吳謂襄是輕

趙而便於周最也齊最於齊厚語見周策魏用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

趙不聽富丁合魏而魏遂合秦趙之禍亟矣與其效地而聽田

文說若聽富丁而無效地哉。辱棋既棄無着。又因爭劫而失重地。趙之謂矣。唐順之

富丁不得於趙而遂或於秦。小人哉。許應亨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策歸中山地以逼齊 趙惠文王

策歸中山地以逼齊 趙惠文王

三國攻秦 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漢志

澤中多柳故名 五年以擅呼沈 擅言固 齊人戎郭宋突謂仇赫曰 我郭宋突雖齊

人而倍齊 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中山案此言於

齊曰 案猶 四國將假道於衛 趙典上 以過章子之路 地鉄蓋章子

齊聞此必効鼓 昔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此齊人雖為趙其寔為中山也。然其倍齊亦甚矣。

策歸中山地以逼齊

堅者許應元
鉅室以取信于百姓。誑主甚矣。

蘇子說李兌曰蘇子元作維陽乘軒車蘇秦曰乘軒車而下又云

蘇子說李兌

蘇子說李兌曰蘇子元作維陽乘軒車蘇秦吳謂一本乘軒里既

無罷車駕馬則此作里字為昇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

也車勞則歇桑輪蓬篋羸豚負書擔囊羸本作羸負書擔囊觸塵埃

蒙霜露越河漳漳河元作足重踰胝足日百而舍乃能舍造外闕願

見於前口吃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

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

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即門後至不藉席無所

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吳謂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亦

蘇子說李兌

言梗。因木為類也。汝不知我者，乃土也。吳謂姚云：曾本去者字，愚謂有者字，語脈使

我逢疾風淋雨。林言其大，能沃物。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

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汎濫無所止。臣竊以為

土梗豚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蘇子之計策文不載，意者如蔡澤說范雎，成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

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

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

也，其辨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

君即不能，願君堅塞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

人出送蘇公，蘇公行，謂舍人曰：非規，或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

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鮑謂言

而用之，吳謂用財費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鮑謂言

和氏之璧。鮑謂卞和所獻楚文王者，吳謂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黑貂之裘。

黃金百鎰。元作斤。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吳謂蘇秦之死，在慎觀

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李兌之不納蘇秦，豈獨憂其反覆，亦詐哉。直恐其侵權耳。田汝

成。蘇子君聽臣計二語，急切聳聽。蔡澤之說范雎，亦同此。然兌不

國策 趙 蘇子說李兌

蘇子說李兌

蘇子說李兌

蘇子說李兌

蘇子說李兌

能竟其說。所以睢生而免死。計大規高。堅塞兩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可謂識蘇子。而又能量主人。非常人也。穆文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孟嘗君擇舍人以為

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借車

固將馳且被也。今去然。蓋常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

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

伐樹木。毋發屋室。一本發。可也。嘗然使王悟而知文。嘗。不思稱意也。言

也。知其善任人。謹使可全而歸之。借馳借被之說。亦以馳則恐壞。被則恐敝。意謂以武城付之吏。

也。一本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一本謹作僅。遣吏之辭。

欲其毋壞且敝也。其意亦自可味。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禁之。起賈人齊乃援趙。

以伐宋。援元作棟。齊欲攻宋。乃收趙以自助。宋未伐也。故起李兌。

國伐秦。後秦王怒。秦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五國。韓趙魏燕齊也。

史不書。獨道策見之。吳謂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向成。臯。典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

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楚猶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

秦。講元從手從。昔曾作講。李兌大不可剛。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而取封。

馬。謂下文言取陰。定封。魏王人不說之。魏王齊人謂齊王曰。八字臣

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一作秦。屬

國策

道

齊人策說魏事齊

句

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趙必亡矣齊逐李兌秦

倍齊不伐宋者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

也姚本作秦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

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

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

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

行也今又以河陽始密封其子河陽屬河內密而乃令秦攻王以

便取陰陰作陶人比然而後知賢不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今

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大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

之厚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君

於二十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君

河也蓋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

一本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元作珉從諸策

齊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以曰有秦陰疑齊

者私於秦以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知魏在閔王

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

魏以齊王驕也伐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去齊者

王觀可以反疑於齊乎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去齊者

也甚也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其欲事王也甚循王齊其怨於

趙言其事齊比於趙下疑有缺文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聞而

循魯作脩於趙下疑有缺文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聞而

國策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齊人策說魏事齊

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怨猶怨。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國事趙。姚作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此不可似典上之不合。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其之也。徧劫者衆挾之以威私其者獨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其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皆且劫。其且使臣也。其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其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徧者徧迫也。而不敢相私也。此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也。

自三晉皆有秦患以下。至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言魏為趙而趙反欲攻魏也。自君用所以事趙以下。至所以報齊者可乎。言齊為魏而魏不知厚齊也。自韓珉處於趙以下。至可以反疑於齊乎。言魏疑齊而不知魏之亦可疑也。三節總見趙之當絕齊之當事。朱準趙人與秦攻魏。解怨取封。詐謀甚矣。齊人說魏叛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穆文熙陰重趙不令五國重趙。徧劫天下而皆私其之。此之奸謀又甚。

齊人策說魏事齊

於李兌。又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策齊說奉陽君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此本楚作陰。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

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齊王聞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

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宜得為見言乎。又後有循燕觀之語。以為兌言則不通。臣之所以

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得齊之利。欲以使攻

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遠

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

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

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

國策

道

策齊說奉陽君

五

六

服如馬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

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燕楚僻元作中山之地薄時中山已滅此言其

故地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駝

宋德大齊德元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貪元唯

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臣願足下之大發攻

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耳之許之

與故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臨循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將待忠

猶寔也王許之封而已定之晏謂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

於襄安君蓋趙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兩地言齊

安不敢望封吳謂上言兩得地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言

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潰潰癰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

所無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決猶制吳謂潰壞也此喻宋擊潰

制天下矣吳師道曰公孫衍為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

年也後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

衍恐非犀首也攻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

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

興兵構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視肝腦塗地不恤而徒以為自

策齊說奉陽君

為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為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秦', '魏', '冉', '穰侯']

蘇代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講元從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齊王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示弱，五國願得趙。補五國二字，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

國策

趙

蘇代說奉陽君

五

東勉齊王

勉元必無名禁珉也。名字訛當作召。珉元作岷。前齊嘗

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其國言五國約

秦侵敗約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音倍。而秦

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償元。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

講此因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觥重者矣。觥元

角一俯一仰曰觥。言有一重。公羊傳。時閔。何後合與觥重者皆非

趙之利也。後合即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

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

爭秦一本此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王受負海之國。秦王昭。山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所親必謀趙。故不利。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典。秦

韓珉非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交兩王。上言

魏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

謂燕趙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

下爭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而求安邑。猶

臨之。秦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

倍秦。此倍益也。姚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求之。秦

倍秦。本倍作信。

蘇代說奉陽君

五曰

六卷

蘇代說奉陽君

五曰

六卷

蘇代說奉陽君

五曰

安邑矣。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連橫伐齊。因而收楚。攻魏。絕韓包周。趙自消燦。故不利於齊者。謀如此也。既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故得以此時。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女戟地名。在大阪。韓之太原絕。太原正義以為太行。說見燕策。下軹道南陽。軹元而伐魏。而高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燦於秦。燦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連橫伐齊。則趙疲。按兵。攻魏。則趙破。財出。

按兵。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邑。是以攻齊之已救魏。則韓魏不救。救。一本無。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馬免。西合。言趙若支。不免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疆土。故不利。

與滕焉。滕。中山。秦起中山與滕。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而秦侵約。五國堅而擯之。秦雖

國策

道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蘇代說奉陽君

○此○及○明○月○張○胆○直○寫○秦○人○挾○詐○胸臆

於天下欲隣國聞而觀之也觀其胸臆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

魏虜以伐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伐字補微下疑有缺

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定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

也吳謂定欲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一本議必出

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韓未窮

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且物固有勢異而患

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

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遠言趙破中山吳謂大事記

擊楚敗唐昧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策今燕盡韓之河南地史作燕

北地盡齊之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三百里自此皆距於扞關

至於榆中屬金城下千五百里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

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扞

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陸地之

關楚之扞關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擊者七百

里國謂趙壤擊言為秦此言秦之害以見秦之不可共是以害

所取擊言取之易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

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括地志

山在鴈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踰元禁常山而守守猶三百里

通於唐曲遇遇元此代馬胡駒不東胡駒史作胡大鄒璞云而崑

國策 趙 蘇厲說趙王 五七 六卷

山之王不出也。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崑岡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曰河所出曰崑崙。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

從於強秦與之伐齊。典元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齊楚魏

本五國上。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取太公為

有昔者字。屬之讐柞。讐柞。酬酢同。言其相五國之兵有日矣。齊

孟之饒言其。此見而不忘。兵力足以禁制秦而存趙。見趙之當事。齊

韓乃西師以禁秦國。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兵敗以喪禮自居

也。史反溫軹高平於魏。軹元作枳。並屬河內。今省之。高平故城在

不書。反三公什清於趙。懷州河陽縣西。溫枳皆河內。故當以懷刑

者為。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

為趙閉秦。今乃以臣罪取伐。本作抵。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

自必也。言不敢心其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

稷以事王。齊字補。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得

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

者收。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

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

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而言秦之害。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

此固從橫家之常談。而辭旨橫伏。論說精深。學士家亦當究心。

張洲

蘇厲說趙王

雖以秦之禍趙劫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橫人徒以虛聲恐喝之者歸有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秦攻趙蘭離石初拔趙以公子却為質於秦却音吾而請內焦黎牛

狐之城弘農郡有焦城焦一作慮東以易蘭離石初於秦元作趙

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秦王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

對曰夫蘭離石初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

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

蘭離石初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朱

之對辭氣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紀史無易字秦

說見後後志上趙奢將救之比二十九年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

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吳謂夾持之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絕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

吳師道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

離石祁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

殺趙藺取離石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蘭弓而此言取二

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赧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里不常後復

屬趙而今為秦所拔乎赧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

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

末言戰闕與攻幾事皆因此又按史趙奢與秦闕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文二

十三年今策戰闕與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

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為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

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在趙奢破秦次年

年表秦擊我闕與城不拔是甫攻闕與也與策亦異大事記從

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趙習於秦之不與楚商於也亦謂我可以不與秦焦黎牛狐何

不揣若是諺曰何以怒許不與許而不與曲在我矣即無禍敗

君子耻之羅洪先

師克在和。是時趙魏方睦。關與受兵。則公子谷制其後。幾邑被
伐。則廉頗掩其歸。秦雖暴。其能當趙魏之和耶。惜其不能守此
以擯秦也。揚慎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卑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故為反辭。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徂喜也。徂，覆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故固通。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對。喻得物宜有以動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

國策

趙

鄭同以兵說趙王

六

六

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睢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

應訓。荆有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斬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吳越春秋。

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

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

戰國守禦之具。禦亦守。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

寡人請奉教。

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故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此仁

者之言也。趙王曰。不好。鄭同乘機。而以道義說之。無不可者。乃

引喻以言兵之不可已。意亦陋矣。張州

天下安。必戰。必危。兵豈可去者。先王之治兵也。曰。除戎器。戒

不虞而已。豈好兵哉。文德之不脩。而徒日尋干戈焉。曰。吾將以

安宗社。拓壤土也。能無亡乎。有寵好兵。此州吁所以殺也。許應

元

鄭同以兵說趙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伏事隱秘之事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曰要王信已也謂趙王曰

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

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牟夷宋公子非肉不食言其貴莊

十年注肉文張善宋文張他國人宋王善之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宋寅然之補

食在位者而文張以遊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

容能使宋聽其說况也乎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

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此策當典秦武王其茂息壤之盟同視中牟趙邑也見前策趙

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敗長平後欲割地構秦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叔謀之事與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

國策

趙

樓緩要王信已

六三

六六

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姦人不可不信

人臣居外。諛言易興。此古今通患。宋之公子尤為至情。卒之候

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穆文熙

其茂之伐宜陽也。要以息壤之盟。而不能止解兵之召。趙王不

入候者之言。此其過秦遠矣。許相卿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蠶高陽君。分反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

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合元作今下同。盧屬奉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青州。命以

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

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

此夫子與敵國戰。夫。辭也。謂三城。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

之。彼割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一本

也。應上甚哉。蓋且君奚不將奢也。奢當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

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

國策

趙

趙奢料安平君

六四

六卷

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之仇，人以為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優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又○本○之○人○情○言○安○平○君○雖○來○無○益○於○趙○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曠曰：持久。兵猶持，曰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散。羽毛，謂箭羽，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是元，是元，是元。

曰若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注方丈者為雉果如馬服之言也

鮑彪曰：馬服之請將，自神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伯人之情也。此言君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服君趙之賢將，擯棄不用而借才於異國，趙之無政甚矣。田沙成

馬服君之言當矣。惜乎平原君不能用耳。至斷安平君兩言必居一確有真見，亦人情之必然者。馬服君若欲自將之言於理。

則。是。而。處。也。則。非。也。張洲

田趙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

平都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

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寔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吾非不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

耕作糧食輒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

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

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

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

時勢則萬國夫吳干之劍吳王使是源於兵法者內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鑄之故云內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田趙論兵

六六

六六

盤匝匝，盥器。荀子作盥盤。孟注：銅器，見秦策。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也。則折為三質之

石上而擊之為質，以石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

薄柱擊石之謂也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春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

薄而刃不斷脾，近及處。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錘蒙頂之便鈎，劍頭錄。竿，

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錘蒙頂之便更妙。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來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

雖入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

烏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

數十萬之兵不字。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距數十

破為燕昭所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

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堅。今者齊韓相方方，統比。而國圍

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故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

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索，求也。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城，言

大兵少，曾不虞城，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

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鮑彪曰：單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以衆敵衆，正兵也。用兵者當以

正為當單也。狃於即墨之勝，而必欲執奇以為常。此其論之所
以屈也。

吳師道曰：兵不期多少，商敵為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
論兵而不論將也。單之破燕，蓋乘衆之憤懣，而設奇駭之，奢之
侵關，與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以計敗
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衆，而不免於白起。將善則能
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耳。雖然，人知少之害，而未知多
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赤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
帝曰：不過能將十萬，而多多益善。獨信後之論兵者，可以不知
將乎。

帝王之師，奚事三萬。華車二百，席賁三千。武王所以克殷也。許
應元

李陵欲以五千兵橫行匈奴，所以輕戰而敗。奇兵何可常試哉。
田藝衡

用兵不必多少。視吾之帥與敵帥何如耳。趙奢以衆而宗白起
故為勅敵。趙括伐之，卒至全軍覆沒。此又安可執一論乎。穆文

田單之論，真不知兵矣。彼所謂用寡亦奇勝耳，而謬稱帝王。詎

矣。且用奇不若持重。持重者百不失。一用奇者一戰不勝。所損良多。是以古人尚節制也。何孟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趙太后新用事 趙太后惠文 秦急攻之 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

觸警策質長安君 趙孝成王

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勳○人○目○觸龍者詭說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誓以別之○頭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史云晉之入徐趨而坐○久○不○見○宜○得○罪○恐太后玉体之有所却也○却○御○同○以○已○病○足○自怨○今○自○寬○而○求○見○

國策

趙

觸警策質長安君

六九

六卷

自怒以先以食息起居相勞所以和其心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望見太后姚本及人也欲得無哀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本去鬻字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倚最少不肖而臣哀竊愛憐之願令以少子發其開端最妙補黑衣之數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按晉輿服志秦人以詢下文衛王宮推之成服是也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後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後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也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一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趙王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抗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此下左師對史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此下有日字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謂名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

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子父趙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等。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鮑彪曰。觸讐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觸讐有焉。

吳師道曰。程子釋易納約自備曰。左師觸讐因其明而為之也。

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讐顛亦可並觀。

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敷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為人臣進諫之法。穆文熙

人常以所愛奪於所尤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况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太后之從左師觸讐言者。得其機故也。不則初之愛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之哉。楊慎

觸讐以趙后愛女質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以理而諭。

之也。信乎少年強諍，不如老臣諷議之力也。蘇洵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馮亭嫁禍於趙

秦王謂公子他曰秦昭昔歲殺下之事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

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

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

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

之不可不伐耳。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王六年，又與世家不同。

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

不可約。展轉，猶反。慶曰：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鈍師以仇秦。

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逆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

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

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恐使陽城

國策 趙 馮亭嫁禍於趙 七二

君入謝於秦

陽成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

請劾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

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

黈元作黈

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

韓興兵

恐守不效地故

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

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蓋當時已有此稱矣

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與子其亦猜焉

其亦元作亦其猜嫌其不能守也

臣請悉發兵守以應秦

不能卒

言戰敗不終事

則死之韓陽趙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

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

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

城而守之邑七十

十七願手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裁同趙王喜召乎

陽君而告之曰

平陽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

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

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

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無故得利聖人以為棧

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

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

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

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

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

牛耕積穀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為漢世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水

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逆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各犁不可

國策

馮亭嫁禍於趙

七三

謂牛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地之上者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

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

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

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二補此此大利也乃使趙勝注

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詔告也謂太守有告使

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縣令說見楚策諸吏皆

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免元作勉是免辭也

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

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

入韓漢書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

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

齧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齧非齧秦將有桓齧此恐訛姓

善去疾者先治其腹心之虞韓亡而秦無內顧之憂此范雎所

以先近攻也許應元

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其識見高出策士之表然而

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以空餌釣隣好致成長平之敗乎穆文應

戰國殺人盈城盈野所得不能踰一城一邑趙氏魯無亡矢遺

鏃之費。坐受七十城。可不思懼乎。及聞趙豹無故之論。而曰人
吾懷義。樂禍甚矣。欲無亡得乎。張洲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

勝。尉係死。係尉名姚本係作復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送女。送講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虞卿曰。夫言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

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彘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

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送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

國策

趙

虞卿論講秦不可

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
不成趙及大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
 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
 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
 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
 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司馬遷

樓緩虞卿論講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史書
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
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
 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
樓緩援文伯之母一段只恐恐在姑婦大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絞
 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為有子死而不哭者
 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隨稱是人不能今死而婦人
 為先者十六人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擅弓文伯之喪致若



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造母言之為賢母也造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造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其猶言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一○諒○是○王○心○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之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之所至乎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啓閔通幣元作齊交韓魏使其交秦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虞卿而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亦元秦倦而歸兵，必罷。音疲我以六城收天下六元作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史記挑師則此言禍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自我致也。符今坐而聽秦之兵不敵而後得也。是強秦而弱趙也。不益強之者而害愈明。以趙其言固不止矣。且秦而弱趙也。不益強之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閉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閉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略齊，齊秦之深讐也。齊秦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若言勝在趙而不在于秦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歸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逃去。鮑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比在趙庭之臣，孰不魂奪氣喪，願講秦以喻斯須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傾折樓緩之口，拉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廷若天下於卿其屬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辨給可喜，切言稍浮，至其注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岸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此時趙兵新破，人人自危，賂六城而講，以圖一時之安，亦事勢使然。故樓緩委曲辯論，主當講者於理亦相似。其心未必不忠於趙而為秦也。但講而不能免秦人之侮，攻不如不講之愈。虞卿確守初議，卒以集事不可謂非智。趙王喪膽於秦，易於偷安，而能送虞卿之策，亦似有不可及者。張洲緩以趙且亡，何秦之圖。一說進趙王，豈不為之寒心。故卿曰：危矣。按子之為秦也，挽回有力，非以一繩釣千斤者哉。

戰國之世。惟簸弄其君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竊祿其隣以自禍其宗。國忠于所事者惟虞卿也。黃震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稱客則衍他國人在魏也。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閔王益弱。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國策

趙

魯仲連不帝秦

八

六卷

國策

趙

六

平原君此誌具計無明出了
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止孝也梁客辛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名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一其人在此

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也禮賓至必因介而見之於將

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

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辛垣衍許

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

居此元作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送容而死者

皆非也焦周之介士見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

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

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舊讀帝過向謂循行天子

過甚之義史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

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均矣若乃梁則吾

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

國策

趙

魯仲連不帝秦

一

六

也。使梁賂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

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姓同

怒。赴於齊曰。赴告也。今文作計。天崩地拆。天子下席。言其寢苦。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

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母婢

也。罵烈王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亦然。必。同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

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重潔之。醢。肉也。

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

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鄴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

侯。鄂屬江夏。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

疾。故脯鄂侯。文王閉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羑里在百

日。而欲令之死。姚本。羑里之車。欲舍之也。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

也。策。馬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魯仲連不帝秦

諸侯避舍納莞鍵

莞。綸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

几。所據也。視膳於堂

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

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

籥。籥也。

同。閣下北也。投者下其北也。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

死。閔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柩

背之去。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賓。棺。立西階上。設北面於南方。然

後。天子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

於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

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

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過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

化。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為。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史無而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

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閉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秦軍引而去。補曰。秦將閉。仲連之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

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信矣。是時公

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具有倣黨。非當

國策

道

曾仲連不帝秦

一

六

之畫以佐趙之急。波秦將者必閉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為希言却哉。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

仲連辭封却金自是清介絕俗

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

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仲連傳有夫說人者不可一擊或委而順

天下之務不然諛且復矣。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非也。蘇

氏謂辨過儀秦氣凌鬚衍沒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權

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斯言義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

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在此所以異爾。

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奔走關中。秦鉏嚴然以

鞏洛之周自廢矣。及其相五城之封。魏如崩。魏中秦鉏嚴然以

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楊維禎

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逡巡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

然仲連一倡為不帝之說。而秦將既聞之。而引去。此淮南之所

謂廟戰也。義辭千金行海上。真高士哉。穆文熙

此等重昏文法。如駿馬下于大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

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文。便不見得當時反

覆諄。然稱先生。尊崇仲連氣象。世道

魯仲連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

魯仲連不帝秦

四

六

蘭雪可謂善知仲連矣。晏璧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公孫龍勸辭封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
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一卒不頓一戟頓折也而

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一本有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

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

白然而史平原傳徐公孫龍善為

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為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

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

公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噲之噲事當宣王末年赧王

元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見平原君曰君
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

道 公孫龍勸辭封

國策

君之右。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如云位在廉頗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補故字史作親戚故

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

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無功受封。以在親戚計功。益地又等

人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鮑彪曰。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桃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馴致邯鄲

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

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邑。魏地。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

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姓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

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姓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

者。辨士也。曰猶有。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姓至秦。獻書秦王

曰。秦昭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

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

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

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
 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
 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
 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
 謙辭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
 陽君也葉陽一作華陽華陽羊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
 戎矣葉陽公子惲涇陽公子市也唯論四貴王弟二人曰
 高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惠文王元
 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
 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為王弟以策知之也大王以孝治聞於
 天下衣服之便於體善啗之兼於日啗食也膳之可食者嚼未嘗
 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
 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夭天么同小也麟鳳
 兩語史孔子世家

將西見趙簡子則寶鳴犢舜華之死亦去梅福書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
 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
 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
 鮑彪曰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才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
 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

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學也。不辱君命。不生秦之心。與觸龍同傳可也。

吳師道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開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為之禦侮。內則藺相如。如之後。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為之宛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恃大言以虛唱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送政。其情亦窮矣。殺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律。使趙應之曰。故也。人言情之有母弟。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人故。以其律杜稷。大國憑恃其威。日尋於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於大國。則皆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為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政矣。

此策文勢跌宕。不迫不徐。操縱有法。而後一段。更快人意。非常策可及。張洲

戰國之士。大都反覆欺詐。蔑棄彝倫。獨諒毅推原孝弟。根極人

情懇切痛快雖以虎狼之秦一聞其說不能不心折也

三守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茅舉為姚賈解疑

趙使姚賈約韓魏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韓魏友之茅舉為姚賈謂趙王

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

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

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格元作格之

韓魏欲得姚賈故友之以疑間於趙范雎為魏使齊而齊厚禮

之用此法也張洲

六十一

或論從有功無功
謂皮相國曰
幸臣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
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讐稱
有功也齊不送
無功惡秦哉
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
則圖強以計
畢於此矣
趙合則雖未見
功有害秦之形
建信今秦來合故
助之攻魏以善之
故兩君者
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
也

或論從有功無功

謂皮相國曰

皮相國

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以讐

據猶任

幸臣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

然者何也

然者下章亦有此

以送為

有功也齊不送

如字讀建信君知送之無功建信者

一作

安能以

無功惡秦哉

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

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

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以

則圖強以計

建信春申送

春申悼襄四年主送

則無功而惡秦

畢於此矣

秦合齊

秦見二國合

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

趙合則雖未見

故兩君者

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

國策

趙

或論從有功無功

六十一

六十一

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
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

吳師道曰秦分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

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

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

也

或為文信說趙相

謂皮相國曰章首姚本魏殺呂遼魏臣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

秦重而衛兵亡其比陽屬南陽衛附魏者也衛兵秦兵也而梁危河間封不

定而趙危趙元作齊戰國封地姓趙取之他國是時秦以河間地

諸侯合送欲收河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

封文信侯食河南洛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故不得志按史

魏取未滅言嘗分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齊不

從不從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地之憂大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構

於秦不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

也。先請秦。秦攻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攻齊。趙必俱亡矣。
或人此說。蓋欲趙以河間地。廣文信封也。

虞卿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
必語從。為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
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
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信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者也。從
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托。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
惟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蕪。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國策

道

虞卿合從

九

虞卿此言乃不辨之辨不為之為蓋深於長短之術者張洲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馮忌諫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後稱外臣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

對曰不可夫明於強弱之勢勝敗之機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

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

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

不可拔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者下無以字今趙非有七克

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瘳而欲以罷趙攻

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

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休兵休比乃強兵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

國策 馮忌諫攻燕

目録 九三 六卷

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論攻守之勢明若觀火趙以貪地之故橫挑強秦幾於覆國幸

以無忘之救得免危亡而狃于一勝又謀伐燕不有馮忌之說

反濁而已黃省曾

平原君說平陽君 趙孝成王 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 千古至言 平原君說平陽君 趙孝成王 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 千古至言

平原君說平陽君 趙孝成王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

時且東而辭應侯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

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

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

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

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

諾

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盤盂則何

平原君說平陽君

九三

六卷

亡國敗家之有

應侯謝相印豈獨怡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啟其機也陸深

蘇秦約從損秦不义而解趙雖由是觀之趙之於天
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
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
或說張相國重趙
平侯侯歸平侯景曰公于卑故於秦
且東而竊取
命之曰且同且亦故於秦
命之曰且同且亦故於秦
命之曰且同且亦故於秦

說張相國曰

蓋梁人相者

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

君安

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

夫膠漆至黏也

黏一本

而不能合遠

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

夫飄於清風

見膠漆以

則橫行四海故

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

後志滏水在鄴

右常

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

嘗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

四十餘年而

秦不得所欲

強非秦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

由是觀之趙之於天

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

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

國策

趙

或說趙相國重趙

乙

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少○人不能使人多○憎人不能使人愛○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免

於○少人憎人者○則偏心之難制也○張君可謂善聽說矣○穆文熙

山○之○四○開○地○育○九○鼎○甲○百○壽○堂○中○貯○奉○文○書○卷○十○餘○年○

亦○簡○而○心○如○香○因○山○令○其○萬○象○之○同○山○前○第○

魏年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前

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

車幸以臨寡人○顧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

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

王元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

即冠給國蓋因所明以通之亦相治王之說者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

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

下之工或非也○工所與治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

工乃與幼艾艾好艾美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駕犀首
而駟馬服駕駟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竹與燕趙之以與秦角角有闕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撞撞往來不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
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轡車旁也輦喻故云以
國君尚不可以不賢者治國而可與危幸者同治乎吾見冠之
將降而為屨也田蕪術
為目不如為冠世人通弊駕犀首而駟馬服英主之度自別而
可以舉責人哉穆文舉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葦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葦地人名
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
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
多君令葦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耶卽令之內治
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則葦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君困
言王而重責之葦之軸令折矣不勝多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
厚任葦以事而重責之而元未幾年而葦亡走矣
鮑彪曰奸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葦以為不世之遇矣

國策

趙

或說建信君

九二

六六

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知之得全者寡矣。

之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不為葺謀。而為建信君畫策。固寵重任。以走才士。不知寵臣不救。席色衰愛弛。自古而然。何必為之區處。此真小人之尤者也。

苦成常說建信君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遼。而天下交之。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收河間。不封文信。不常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惡。趙君惟飾虛偽。飾元作釋。虛與之。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如秦不善已。况從而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吳謂君惟飾虛偽。謂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備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可以免攻也。棄地以媚人。非守國之常策。且河間之籍朝入。而邯鄲之圍已

苦成常說建信君

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文明柔順。以蒙羨里之雅。文王豈將居賤待貴。以衡商耶。武王

伐紂。以應天人之會。固亦非商賈之事也。希焉舉文武之道。而

終之以相抗。以權何其自矛盾也。誣聖人甚矣。許應元

此說為建信君計謀當矣。建信君果能圖之否。應汝成

魏允說建信君

魏允說建信君

魏允謂建信君曰

允音介。元作允。楚辭九馳之斗。人有置係蹄者。

取譬亦房。

繫月机以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足。虎之情非不受其蹠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特七尺軀也。而

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秦願公之熟圖之也。

此說為建信君計謀當矣。建信君果能圖之否。應汝成

希甲論召兵

趙孝成王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希甲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

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即王欲知其

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

果先言橫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犀首參馬服今王乃輦建

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正爾大事記謂

孝成雖有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

駕御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至疆宇日蹙客所謂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鼓鐸之音聞於北堂此先為聲氣以奪人

之心耳如此則懼懼則為衡也速且堅矣希甲知兵故聞聲而

希甲論召兵

百一

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審其名兵。羅洪先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
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也無幾何告者
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
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
一疲因以兵
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
者
秦必歸趙趙必歸秦秦必歸趙趙必歸秦秦必歸趙趙必歸秦

孝成不疑李伯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
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也無幾何告者
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
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
一疲因以兵
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
者

孝成兩聞憂而不應賢於按扞市虎遠矣趙臣安得復自疑者

劉懷恕

孝成不疑李伯

孝成之於李伯。猶齊王之於章子。可不謂明哉。而墮應侯之間。庶庶頗。而將趙括。兵敗于長平。又何其昏也。朱焯

或說趙王重齊
齊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實即下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一本兵下有成其私三字。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非然則也。一本也。下有非然二字。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然則也。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有於王二。字。王畏懼之。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必行其說。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實即下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一本兵下有成其私三字。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非然則也。一本也。下有非然二字。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然則也。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有於王二。字。王畏懼之。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必行其說。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

或說趙王重齊

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
 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
 重王。韓字補。趙得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
 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
 者也。能卑者，才也。甲下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坐而致名實，孰不樂有此厚利於天下。而當時說者，徒曰能亡
 燕亡韓魏，能攻秦孤秦，見以為有强大之名，而考其實，無一效。
 驗。蓋空言無當者，歸有光。

齊明說貴趙莊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
 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慙，貴慙蓋賤從者。齊必不効
 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此必趙莊之人耳。齊人知賤莊之可以無効地，必不為此言以
 貴莊而輸地也。許應亨

齊明說貴趙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田馮策刺翟章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馮謂柱

國韓向曰柱國趙亦有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

建信君以其殺章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

終身不敵以殺章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田馮之意何言哉謀人而自利君子不為也况殺二人以自利

乎此戰國小人之尤者張州

國策

趙

田馮策刺翟章

百五

平此... 國... 趙... 王... 三... 以... 計... 策... 不... 受... 四... 時... 附... 王... 欲... 而... 非... 章... 策... 來... 身... 善... 趙... 王... 並... 王... 三... 以... 計... 策... 不... 受... 四... 時... 附... 王... 欲... 而...

馮忌諫逐廬陵君 趙孝成王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 廬陵君孝成王母弟見趙策 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趙王之逐廬陵君以燕為說耳。比馮忌輕秦重燕之說聞而不得，不以情告。嗚呼！行逐愛弟者，王之踈忌甚矣。 楊慎

國策 趙 馮忌諫逐廬陵君

馮忌欲為趙深談... 趙孝成王... 馮忌欲為趙深談... 趙孝成王... 馮忌欲為趙深談... 趙孝成王...

馮忌欲為趙深談 趙孝成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挽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皆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非必師稱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故而廢鹿桑人者於下取蔭陰移而受天下傳一本無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伊尹負鼎俎干湯戰國時有為此類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也。此處在平原相。

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此策與范雎初見秦王景象相似而忘之。辨次之。王守仁

此策與范雎初見秦王景象相似而忘之。辨次之。王守仁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

不遣？客問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一本相馬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

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

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二句客言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

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

之慮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同。桑中有蠶，則外環

國策

趙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百七

雍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一本之
 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偶孺子見秦齊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
 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曰
四句奇傑可愛 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茂林訓：月暉天下食於詹諸。朱子云：晦朔
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蛙兔
桂林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正以此為喻。東坡本月月彫暉於內。
 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鮑彪曰：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
 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
 宜寘之座右。
建信君之不足與治，人人知之。而趙王乃舉國而聽之，甚哉色
 之足以移人也。

悼襄王

孝成子名偃元年
始皇三年丁巳立

泄鈞說遣春平侯 趙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侯皆趙人

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

泄元作世鈞秦人

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即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

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即中之計

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

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

有

春平侯趙王之所愛平都侯春平之所愛君臣各擁其所愛而

敵國得制其權。嬖寵之害於人也如此。

唐順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中山', '秦', '趙', '馬', '趙', '王']

幽王

悼襄子名遷史作幽繆王元年始皇十二年丙寅立

司空馬料趙速亡

趙幽王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

與司空馬之趙

與字疑衍司馬不韋吏也

趙以為守相

守假官也

秦下甲而攻趙

司空馬說趙王曰

文信侯

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以府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

習趙事請

為大王設秦趙之戰

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

而親觀其孰勝

趙孰與秦大曰

不如民孰與之眾

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

曰弗如國孰與之治

曰不如相孰與之賢

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

曰不如司空馬曰

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六

司空馬料趙速亡

司空馬料趙速亡

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三

人計。高注。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亦而得趙之

半。秦特可也。以少解目前。甚非長於得策也。趙猶

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術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諸侯必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

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

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

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

也。筆以書札，刀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未嘗為兵，

治也。馬。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趙王不能將，不用馬。司空

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司空馬

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開秦兵下趙。列女傳有趙津上

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作勿。趙必亡。

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期年

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

曲不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

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使趙葱頗。武安君至，使韓倉數

司空馬料趙速亡

百十一

之曰其數列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王壽而捍也首

蓋其首如也漢益鐵險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凡八也首

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也首自衛如敵刺王然姚本注捍列一

作捍說文捍當死武安君曰殲病鈞殲收名殲子活反說文結也

兩手擊也病鈞非不敬也起居問王起居也即所謂臂短也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不及地為不敬也恐懼死罪於前

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殲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

韓倉狀如振柶柶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禁請

類此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款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當作縮集

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過元作過趨甚疾此言款之

知遷舍此何所而云乎出詔門也詔元作詔別也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微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固柱以自刺武安君

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收八年耶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一本

之嗟嗟乎司空馬嗟亦又以為謂司空馬逐於秦謂元非不智也云

趙非不肯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

用法元在秦策從橫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

用也其勢若可為也愚諸侯之心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

惜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後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盛秦有餘

比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割趙之半說秦而及其兵因以復合天

下之深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憐之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

乎秦有併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

去自秦中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之亡罪在司

司空馬料趙速亡

國策

匡策

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秦策秦王資拾弱
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
而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
趙用李牧幾霸全趙王遷立其母偶也遷用郭開謀卒誅李牧列
女傳云趙悼后者郭開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喪王以其美
而娶之李牧諫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
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止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
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
開韓倉亦有差誤耳

但國恃援策不可用然馬亦先為不可用者以嘗趙王蓋本欲
得趙兵而將之與秦角也甲汝成

齊之亡也得一田單而田祚再昌李牧之賢誠不遜於田單矣
馬謂雖將武安期年而亡者大厦之傾固非一木之所能支也

王整

子玉死而文公喜曰莫我疾也夫廉頗既逐李牧繼誅必欲盡
去其謀臣以資敵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許應元

牧若不受命則必如樂毅奔趙廉頗奔魏誰得而捕之然一策
未為不可而牧不厭為韓倉之數令人髮上指寇穆文熙

李牧有功于趙多矣以反問賜死現其言及臨死狀良可痛心
趙不亡何待張鯨

李牧用兵以全取勝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終而擊秦所向
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遠之闇劣也郭

司空馬料趙速亡

開之謀一入遊乃斬牧而亡趙惜哉李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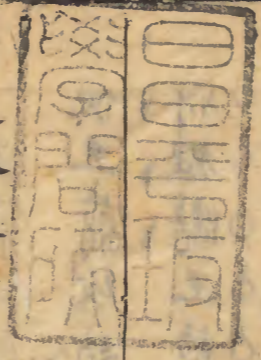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翦賂郭開反間 趙幽王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御元李牧數破走秦軍殺
 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
 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寗
 代將一作念史一作吳謂一本葱作思注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五元王翦因
 急擊大破趙殺趙軍吳謂史記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寗遂滅趙牧傳
 有

山西古稱多將然薦頗外則李牧矣自相如死郭開用頗既以
 諛不得復國而牧亦遭謫不免誅夷內無良相外將不得成功

而且死如此。故六月美吉甫。而卒章則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有味乎言之哉。朱蟬



國策全卷終

寶

